

今夜，审判即将来临，所有试图染指神器的人，都逃不过噩梦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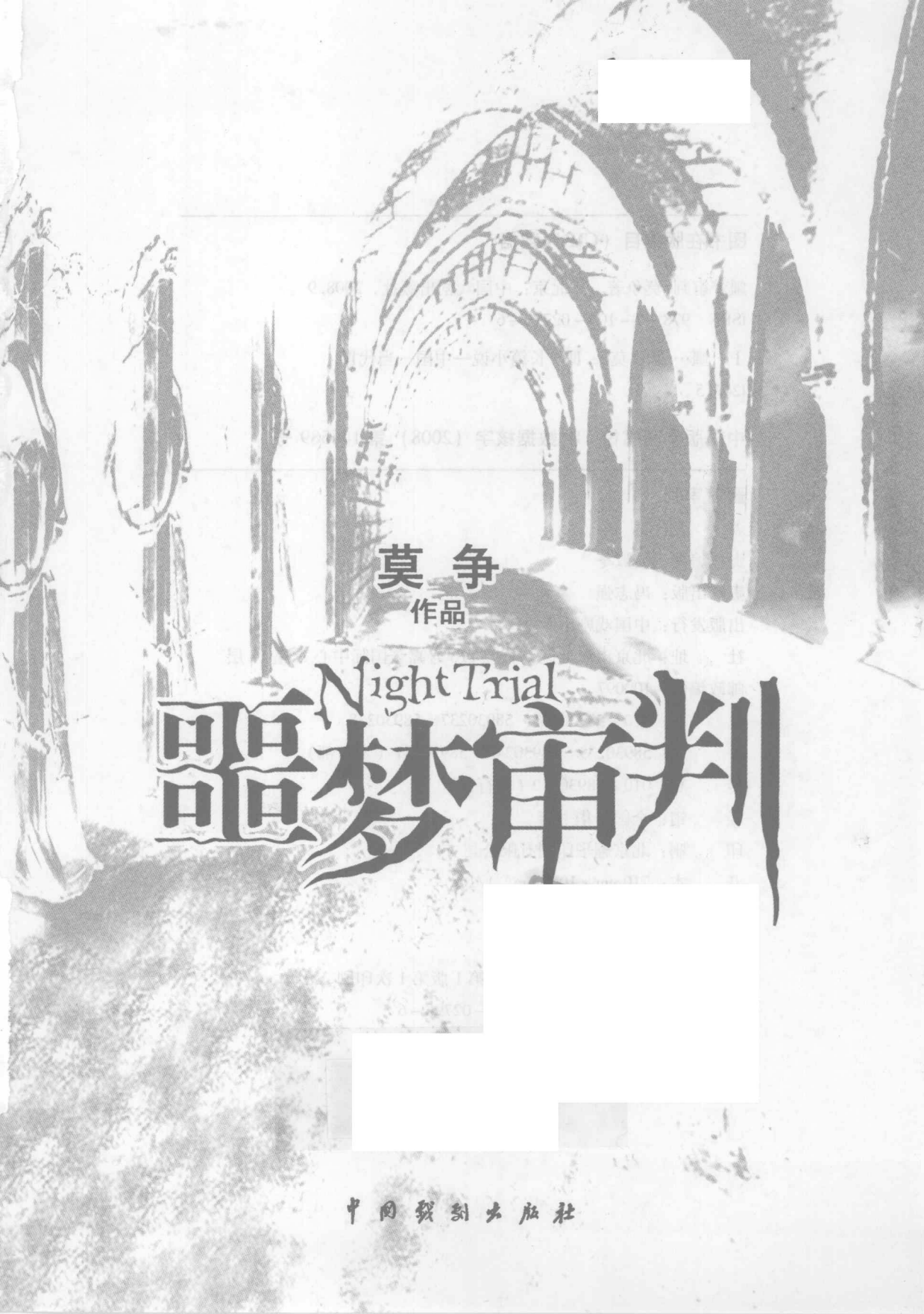
莫争

作品

Night Trial

噩梦审判

中国文联出版社



莫争
作品

Night Trial
噩梦审判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噩梦审判/莫争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104-02796-6

I. 噩…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589 号

噩梦审判

著 者: 莫 争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796-6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内容简介

两件离奇的失踪事件，两个不同背景的人，巧合的是，他们都能在一夜之间出现在千里之外。其中一个人，希望改变世界，把它变得更加美好；而另一个人，妄想发动一场罪恶的战争，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而这些事件的种种起因，全都指向一支传说中的神笔。传说这支神笔能使持笔者拥有无限的灵感，能带你穿越任何时空。如心灵纯洁的人，用神笔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心灵邪恶的人，则会把神笔当做犯罪的工具。莫非，真有其物？到底这支神笔是神的杰作，还是另有玄机？

这一切一切的罪行，将在今夜的审判中揭示。最终，用过此笔的人，都逃不过噩梦的审判！

第一章 噩梦前夕 / 1

一个长长的影子从走廊的尽头缓缓地飘了过来，脚步轻无声息，仿佛是凭空的悬浮地铁。扭曲变形的黑影在墙壁上摇曳着，老长的黑发如同阎罗的招魂幡，她，轻轻地来了。

第二章 密室逃生 / 21

这时我似乎感觉到一个事情，冷梅的失踪与常洛阳的越狱有某种关联，可以说，只要知道冷梅是怎么“升华”的，常洛阳就一定可以抓捕归案……

第三章 笔深不知处 / 45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到了画上那座雪山的一点怪异，感觉告诉我，这幅画和冷梅的失踪一定有很大的关联！

第四章 雪山遇险 / 65

方法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十分钟，我知道，一个优秀的警察完全可以从一个嫌疑犯的眼睛里看出他的心虚。但我的眼睛里只有愤怒的火焰与对他的不屑。

第五章 通灵之笔 / 89

她穿着一件修长的红色风衣，刺绣着精美的梅花，寻常梅花的花蒂都为绛紫色，而梅仙衣服上的却是纯绿色的花蒂，梗为青色，竟是名品“绿萼”！

第六章 千里寻梦 / 109

常洛阳戴着一副手铐，情绪激动地来了。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眼睛，虽然小，但却贼亮贼亮，像极了一头狡猾的土拨鼠。他暴躁地扭着手腕，“我的笔！我的笔！”

第七章 血 逝 / 135

“该死！”我一个轻巧的提纵，双手抓住了铁网边缘往上牵引全身。但流血不停的右臂让我用不上力气。

“别动！”一个阴冷的声音从身后远远传来。

第八章 双面梦魇 / 157

冷先生从楼上窗户看了一眼，这一瞥实在把他吓坏了！他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正扶着老丰穿过了花园，到后院的管家卧室去。

第九章 终结审判 / 181

“轰隆隆！”没来由地风云变色，雷霆大作，一串骇然的闪电撕扯了黑暗的面幕。在氤氲的雪山之巅，茫茫皑皑中，突然凭空中浮出了一副悲壮神奇的血画，像是云蒸霞蔚的气团浮在半空一样织就了一副惨不忍睹的画面——大雪崩！

结 局 / 215



第一章 噩梦前夕

一个长长的影子从走廊的尽头缓缓地飘了过来，脚步轻无声息，仿佛是凭空的悬浮地铁。扭曲变形的黑影在墙壁上摇曳着，老长的黑发如同阎罗的招魂幡，她，轻轻地来了。

明亮的大学自习室里，三个女生正一边用涂满蔻丹的手指娴熟地转着笔，一边心不在焉地看书。

突然“刷”的一下，灯光全部熄灭……

“怎么搞的，没听说今天是爱迪生纪念日！”学校的操场传来一些夸张的叫骂和暧昧的吵闹声，甚至有男生趁机揩油摸了女生一把，真正的“非礼勿视”。

“又停电了。”叨叨嘴李萍弯腰去拾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笔，“该死的那群校领导！早说过要换掉老化电线了，从大一说到大四还没实现！尽是些……”

“柳小凤呀，真羡慕你哟，只有你能继续作战了。”容貌如中年妇女的刘清兰说。

“为啥呀？”靓妹柳小凤在黑暗中还不忘用纤手整理乱蛇般的发型，身上的一些佩饰发出悦耳的声音。

“因为大家都说你最会放电呀。”刘清兰不无嫉妒。

“咯咯咯……”几个女生麻雀般地笑起来。

“看不了书，我们玩点什么吧。”李萍一边建议，一边老练地从抽屉里摸出一根蜡烛。

“刺……”火柴点燃了蜡烛，小小的光明让少女的眼睛闪烁出星辰的光芒，如果普罗米修斯在场，他一定会感到自豪。

“玩什么？”柳小凤好奇地问。

“笔仙。”刘清兰很大妈地回答，“我想问问啥时能遇见我的白马王子。”

“白马在笑西风，王子在吻青蛙，你少做梦吧。”李萍贫嘴道。

“哎呀，有，有鬼……”柳小凤战战兢兢地说，用力地缩了缩脖子，可惜她今天穿的上衣太性感，没有多余的面料遮掩

恐惧。

“真，真的吗……”李萍害怕地问，说话都不利索起来。

“你，你们别吓我啊……”容貌欠佳的刘清兰就是遇见甩掉她的前男友都不会那么惊慌。

一个长长的影子从走廊的尽头缓缓地飘了过来，脚步轻无气息，仿佛是凭空的悬浮地铁。扭曲变形的黑影在墙壁上摇曳着，老长的黑发如同阎罗的招魂幡，她，轻轻地来了。

三名女生蜷缩一团，吓得不敢吭声，煎熬着心跳如雷的痛苦。

过了许久，外面的黑影似乎已经飘远了。但就在她们松神吐气的一刹那，门“吱嘎”一声，被一只异常惨白的手推——开了。

“啊！——”教室里一片孟姜女哭长城。

现场是一片异样的窒息。

过了好一会儿，那“女鬼”突然冷冷地说：“你们存心想吓我吗？是不是想转去练美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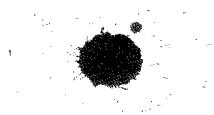
“冷梅！”眼尖的李萍第一个反应过来，“画家，你不是说在宿舍里画画吗？来教室找我们当人体模特？”

“停电，蜡烛用完了，小卖部也断货了，所以来找你们。”冷梅依然用冷冷的口气说，“打扰你们的话，我就回去睡觉了。”

“哎，别别，我们刚好三缺一……”刘清兰拉住冷梅，“哇，你的手好冷，阴气好重啊！”

“对！一定要她了！”李萍插嘴道，“笔仙，玩不玩？好准的！”

“真的准吗？”冷梅怀疑地问，“好像请到了笔仙，他可以满足一个愿望？”



“对哦！”柳小凤取出一张素描纸，嗝声嗝气地说，“谁有笔呀？”

“你们那什么圆珠笔、钢笔可不行！冷梅，你不是有一支古代的毛笔吗？就用它吧！”李萍自作主张地在冷梅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支笔。

那是一支颜色泛黄的毛笔，看来有好些年代了。在笔的末端还刻着几个类似篆书的文字，这支笔虽然样式老土，但却依然符合“尖、齐、圆、健”的特点，毫无疑问，是支好笔！

冷梅本想拒绝，但又不知如何开口，只好勉强答应了。

于是四个女孩坐成一桌，伸出四手，手掌向内，手心向外，四手同时夹住了那支笔。

“笔仙，笔仙快快来……”四个女孩子轻轻念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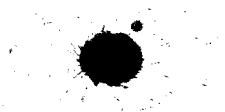
这间自习室在教学楼的高层，现在又停电中，微弱的烛火诡异地晃动着。窗外的风呜咽着刮了进来，楼外的树枝像恶魔一样在墙壁上张牙舞爪。四个女孩的脸色随着蜡烛而泛出阴森诡异的肤色。

“我，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刘清兰朝阴风习习的窗外看了一眼，结结巴巴地说。

“来，来了……”柳小凤的魔幻指甲开始不停地颤动，手上出现了一团模糊的彩色光晕。

快嘴李萍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成了哑巴，浑身哆嗦，想上厕所。

四个女孩子的手渐渐大动作起来，幅度加强，笔杆子也随之晃悠起来，在素描纸上画出了一道道混乱的线条，可是乍一看，又有点像是古怪的外文。



“笔仙，你来了吗？来的话打个钩。”只有冷梅还保持着一丝冷静。

古老的毛笔夹在四个女生手间，每个女生甚至暗暗地用了点劲，不想让笔打钩，但那毛笔还是着了魔地一样摆动了起来，缓缓而沉稳地挥出了潇洒的一个钩，完全可以作为耐克公司的 logo。

四个恐惧到了脚底的女生几乎要同时尖叫起来，那样的话足以引起一场海啸。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她们总算尝到骑虎难下的滋味了。

“我，我们可以问你问题吗？同意打个钩，不同意打个叉。”李萍硬着头皮问。

笔又诡异地晃动了起来，轻轻地在纸上打了个钩。

四个女孩面面相觑，刚开始还以为是某个人故意搞鬼，但现在已经不得不相信她们的眼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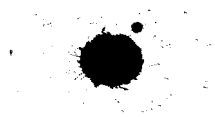
笔仙来了！

“我，我昨天的美学鉴赏课能过吗？”李萍的成绩不是太好，昨天考试更是一头雾水，她属于吃屎都吃屎尖儿的那类人。

笔又神奇地动了起来，先是从西北往东南走，似乎要打一个叉，但在中央忽然停顿了下来，李萍的呼吸中断了，心脏几乎要跳了出来。逗留了一会儿，那支笔仿佛浪子回头似的往东北方向行笔，画出了一个漂亮的钩。

“耶！能过啊！”李萍兴奋地叫了起来，要是笔仙此刻以一头猪的形象出现，大概她也要毫不犹豫地献上香吻的。

“轮，轮到我了……”丑小鸭刘清兰高兴地说，她的脸羞涩



忸怩，出现了一朵红晕。

“他，他喜欢我吗？”

“搞什么鬼啊！”李萍抗议说，但迅速捂住了自己的嘴，“对不起笔仙！刘清兰，你得问具体点，把他名字说出来才准！”

“对啊，要不笔仙会生气的，你别影响大局哦。”柳小凤添油加醋，其实也不外想了解一点八卦。

“他，他的名字叫……”刘清兰咬住了嘴唇，十分勉强地说，“他，他姓赵……”

“啊！原来就是人称赵子龙转世，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本校篮球队主力得分后卫赵英！”李萍说话的速度简直是在机枪扫射。

“他，他喜欢我吗？”刘清兰涨红了脸又问，腮帮子像两个饱满的西红柿。

笔仙很迅速地在纸上画了一个钩，刘清兰刚要雀跃地跳起，谁知笔仙又孩子恶作剧般地沿原路回去，尔后又加了一个钩，钩钩得负，反而变成了一个叉！

刘清兰委屈地要哭起来，可是在那诡异冷绝的情况下，却只是含住了泪，像东施一样露出憋尿的表情。

“你问不问？”李萍问柳小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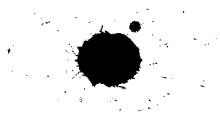
“我，我不问了……”柳小凤生性胆小，其实她本来想问前世，但要是笔仙说她是只狐狸，她的大小姐面子就挂不住了。

“也可以不问这些呀。”李萍道，“还可以许愿的。”

“啊，是吗？”柳小凤兴奋地叫道，“我想要一千万，行不行？”

笔又开始动了起来，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鬼魂在操纵着它，四个女生不由自主地被命运的力量所牵引。

一个干脆利落的叉。



柳小凤欲哭无泪，但还是倔犟地道：“我就不信凭我的美丽还赚不到一千万！”

“切！”其他女生鄙夷道。

“喂，冷梅，轮到你了。”刘清兰问一直讷言的冷梅。

“对啊，你问一下，要不就许一个心愿吧。”李萍怂恿道。

“对啊对啊！要不问一下你的爱情也行呀。”柳小凤颇有兴趣地建议。

“我，我……”冷梅想了想，为难道，“他，他真的很准吗？”

“准啊！他是笔仙嘛！”李萍催促道，“快吧！他来很久了，恐怕累了，你快点问吧。”

冷梅的手心出了汗，手也抖得更厉害了。她的脸色异常苍白，摇曳的烛火照得她宛如传说中的女鬼，她的美丽是清高而孤傲的，可是她却有一个不幸的家庭。

“我，我的父母真的会离婚吗？”冷梅问了一个让女生们都安静下来的问题。

冷梅出生在一个文采飞扬的家庭。她的外公是东南沿海的著名画家；她妈妈是个驻外高级记者，有当代薛涛之称；她的父亲是一个商人，钱多如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无法不羡慕的家庭却弹起了不和的音调，冷梅的父母分居已经三年，离婚协议书也立刻要下来了。因而家境富裕，家也不远的冷梅才会一直蜗居在简陋的宿舍里。她的痛苦与寂寞只能在那些才华横溢的书画里表达，可谁知道，那些让她屡屡得奖的绘画与书法作品却蕴涵了多少少女的心酸与无奈。

笔仙在纸上歪歪曲曲地扭动着，像一只被腰斩的蚯蚓在吃力地找回自己的另一半。



经过漫长的寻觅后，结果出来了，一个钩带半个叉的符号。做过选择题的同学一定知道，有时一个题目似是而非，所以有时会先打一个钩，然后又狠心打半个叉，希望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能博得老师幸运的同情。可是老师的判决却是对如此投机取巧的符号永远不会给分。

“笔，笔仙说他们真的会离婚……”冷梅的口气让人浑身冰凉，她楚楚可怜道，“他，他们离婚了，我，我该怎么办？”

“许个心愿吧！早点找到一个爱你的人，他可以陪伴你，给你温暖和幸福。”柳小凤善意地建议。

“找到爱的人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各奔东西，孤独余生。早知如此，还不如远遁红尘，梅夫鹤子，与山林为友，与绿水为伴！”冷梅的话根本不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现代大学生的论调，大概是她沉湎于古代书画中的熏陶之故。

“那你的愿望是？”刘清兰穷追不舍地问。

“我想离开繁华喧嚣的城市，不管世间的追名逐利，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山野去。笔仙，可不可以？”冷梅十分认真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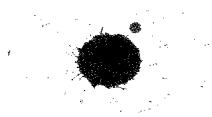
三个个性各异的女生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真是个古怪透顶的问题！

但更怪的事发生了。那支毛笔缓缓地移动了下来，而且振幅十分夸张，四双女生的手简直像触电了般地剧烈痉挛着，甚至只看得到朦胧的一团影子，而最最奇怪的是，那写出的一笔中锋十足，气势矫然，一看就是顶尖的书法大家！

大大的钩！

斩钉截铁的钩！

一去不复返的钩！



笔仙同意了！

这样的女生琐事在校园里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的话。

过了几天，美学鉴赏的成绩出来了，李萍居然瞎猫碰上死老鼠地以六十分过了关。

刘清兰不信邪，跑去找眼高于顶的赵英示爱，自然被无情地拒绝。

而柳小凤本来热恋中的一名身家千万的富家公子忽然移情别恋，她的一千万美梦也化为泡影。

宿舍里，因为冷梅生性清高，本来就不大合群，所以这一日，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像往常一样只有三个女生凑成一桌，就把最近发生的事说了出来，三人一对口，笔仙的话还都神奇地灵验了！

“咦，最近怎么都没看到冷梅？”李萍问。

“她长得那么漂亮，本来走到哪里都有一个集团的色狼跟着，再跟上一班想学画的，天天吵得宿舍不安宁。”刘清兰妒忌地说。

“她应该是回家了吧。”柳小凤倒和冷梅有点惺惺相惜。

“可是明天就要期考了，她怎么还不来，而且也没见她去请假呀。”李萍起了疑心。

她的话刚说完，三个女生的嘴巴就陡然停住了，半只鸭腿还驻扎在刘清兰的嘴巴里。

半晌后，李萍用力挤出了一句可怕的现实——

“冷梅失踪了！”

“莫争，你认为冷梅到哪里去了？”方法陡然停住那离奇的故事问我。

“你是刑侦队队长，又不是管理人口失踪，怎么会查到这个案子？”我好奇地问。

“因为很多案子都需要极其出色的想像力才能解决，这就是我求助于你这个作家的原因。”方法诚恳地说。

这些年我住过许多城市，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天，我的笔记本计算机就被偷了，我报了案，在方法的协助下，第二天就找回了笔记本，而我和方法也成了好朋友。当然，会有读者问，方法又不是管失物调查，对！但是偷我东西的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连环罪犯，所以方法才跟丢计算机案扯上了关系。

人与人的认识，真是很阴差阳错的关系。而后来发生在方法身上的故事，更是让我匪夷所思。

这个偷窃我计算机的连环犯其实非常有钱，他之前犯案得到的巨款足够他隐居到南美小国逍遥后半生了。根据方法的调查，该犯罪分子有着一种病态的犯罪意识，所以会不停地强迫自己犯案。而更惊讶的是，警方调查了他用我的计算机浏览的历史记录，居然发现这个歹徒在网上追看动画片连续剧和漫画书，这又说明他童心未泯。人性的复杂无法想象，扯远了，现在回到丢人案。

“冷梅也许真的回家了呢？”我问。

“没有，我们调查过了，冷梅的父母在本地虽然有三处房产和两栋别墅，但她根本就没有回去过。”方法认真地说，“校园的保安可以证明这点，而且她也没有请假。”

“她可以翻墙。”